

李善祥听闻陶行知在南京创办晓庄师范，特意前往拜访取经。

早在 1928 年，李善祥就在锦州的果园开辟了耕余学院，收养了贫苦儿童与孤儿，让他们亦工亦读，培养他们成为果园的技术工人。

李善祥和陶行知志趣相投，相谈甚欢，此后不时有书信往来，耕余学院日渐完善。

邱天相每日早起敲钟，操持着师生们的饮食起居。

师范毕业的徐静园教国文和音乐。身材纤瘦的她，弹风琴的样子，安静曼妙。

徐静园的胃口大不如前。李善祥为了让她尝到鲜美的酱油，在东北开了第一家制造南式酱油的作坊——锦州万生酱油。

万生酱油大获成功，可他没想到的是，几日不见，端庄贤淑的徐静园，竟抽起了鸦片。

记者 陈也喆

日暮泊舟

李善祥和他的儿女们

静园胃痛染鸦片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徐静园的屋子里常常烟雾缭绕。

她身子斜倚在烟榻上，头枕在被褥上，从枕头底下窸窸窣窣地摸出一套烟具。

李善祥忙着酱油苹果和耕余学院的事，好些时日没去她那里了。

偶尔去一次，也总是没说上几句话，就吵起来。

他对她的期待，是既明理，又顺从，既能识大字，又能做羹汤。可天下哪有这样的女子？

识字多的女子，自然有见解与反抗；浸淫于诗书，便会远离庖厨与烟火。

徐静园挑出一撮鸦片，在烟灯上烧得滋滋作响，噙着嘴，深深地吸一口，摩挲着烟枪上的镶玉，胃疼渐渐缓解。

缺医少药的年代，鸦片是民间的“福寿膏”。胃病总不见好，痛起来，连着心窝疼。

不知谁给徐静园出了主意，让她抽上了这“福寿膏”。

所有的痛，所有的烦恼，似乎都消融在喷云吐雾中。

烟雾迷蒙里，是初见李善祥时的情景。

她看着与父亲聊天的那个男人：“您是果园的工人吗？”

他的眼角堆满笑意：“我姓李，名善祥。”

“生生果园就是您开的？”

他笑着点头：“你就是那个能歌善舞、知书达理的静园？”

她羞赧地低下了头。

他又转头向她父亲：“徐律师，你女儿比我想象中更秀丽。”……

不过是几年的光景，一切都物是人非了。

她沉浸在过往的欢愉里，丝毫没有注意到，门吱呀一声开了。

李善祥来了。

夫妻大吵了一架

“你在做什么？”李善祥愤怒地冲了进来。眼前的情景，对他来说仿佛往事重临。

想当年，他也曾半卧着，颓唐地深吸，任窗外世事如潮。

“你来了？”徐静园一惊，却没有放下手中的烟枪。

“你怎么抽大烟了？”

“止痛。”

“你知道我平生最痛恨大烟。你还抽！”说着，他夺过烟枪，作势摔在地上，烟枪上的镶玉碎裂了。

“我的胃病就是你害的，抽鸦片，能让胃舒服一些，你什么时候关心过我？见面不是吵架，就是摔东西。这种日子谁受得了？”她声嘶力竭地反驳，泪要涌出。

“你是个受过教育的新式女子，这些旧的恶习，

是谁让你沾染的？”他满是疑惑。

“是我想抽。”她平静地应答。一行清泪，沿着尖窄的脸颊，滴到碎裂的镶玉上。

“你是不是交了什么不该交的朋友？”他起了疑心。

“没有。”

“别以为你不说，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他气呼呼地推门而出。

李善祥曾听邱天相说起，徐静园弹风琴时，引来许多工人窥视，私底下与工人也过从甚密。

他好几天没见她了，很想当面问个究竟，没想到竟撞见她正在做自己最厌恶的事情。

她变了。

轻盈水灵的女学生模样，被胃病和鸦片一点点侵蚀了。

单纯乖巧的性子变得敏感而歇斯底里。

李善祥走后，徐静园一个人伏榻抽泣起来。

锦州城内，有一处江浙会馆，长期被私人占用。为了收回这处房产，李善祥多方努力，重新组建江浙商帮公会，亲自担任会长。

他还腾出江浙商帮公会的房产，与人合办锦县立成德女子中学。

让所有的女子识字求学，是他的夙愿。

在家乡镇海，他就办过女子学堂。到了东北，他也不愿看到女人只会织布纺纱、生儿育女。

学了新的，自然会摒弃旧的。可一想到徐静园抽大烟的样子，他的心又揪了起来。

夏日夜晚的故事

夏日的夜晚，靠在凉爽的藤椅上，忙了一天的李善祥，给身边的孩子和学生，讲银河、星座的故事。

一个月明星稀的夏夜，蝉声阵阵，孩子们缠着他讲故事。

大儿子李祖平、二儿子李祖光一屁股坐在地上，11岁的李又兰抱着不足2岁的妹妹李微，7岁的李锦抱着4岁的妹妹李艺，坐在小板凳上。

李善祥望着孩子们，微微发怔。

离家十八载，奔波操劳，膝下子女满堂，却从没有一刻像现在这样，围坐在一起，静谧安然。

孩子们好奇的眼瞳里闪烁着莹莹的光芒，他开始讲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天文学家，白天埋头看书，晚上呢，就出门观察星象。有一天，他跑去郊外，那里安静无人，最便于观察。他把脖子仰得很高，望啊望，还不时走几步，变换角度观察。一不小心，一脚踩空，掉进一口枯井里。”

孩子们“啊”地叫出声来，仿佛自己就是那个掉进井里的天文学家。

李善祥继续：“那个天文学家大声叫喊起来，附近的人听到呼救声后，纷纷聚拢过来。有个老人捻着胡须，慢悠悠地对他说：‘你用心观察天上，却没有看清地上的事情。’”

李善祥讲到这里停顿了，故事也戛然而止。

孩子们似懂非懂，听得不过瘾，可是天色已晚，也只能搬起小板凳回屋睡觉。

人到中年，诸多感慨，事业婚姻，两难全。



李善祥



李又兰

是邱园不是静园

酱油生意稳定，苹果繁茂红火，一切按部就班。

李善祥终于能抽出时间，亲自为耕余书院的学生讲课。他讲几何、代数、物理、化学，讲得最多的是实物。

什么是矿石？石英有什么用？打火石为什么能打出火花？

这些知识，都是他自学得来的。

他很喜欢唱歌，没事哼几句京剧，一边劳作，一边就哼上了：

手扳着锄头，锄野草，锄去野草，好长苗。

耕余学院渐渐成了正规的院校，设小学、工读、研究三部。

学生愈来愈多，师生们一起唱校歌，旋律回荡在苹果园里：

背靠着盘山坡，面向着小凌河。天天到这里，我心中是真快乐。亲爱的师长们，实地教学做。大家齐努力，使光阴不白白。

耕余学院所有的宿舍与教室，都被密匝匝、红彤彤的苹果环抱。

每当春暖花开的时节，嫩枝新绿，繁花初绽，翠鸟低鸣，美丽幽静。

东北坡，是职工宿舍与李善祥家人居住的邱园。

邱园，以邱天相的姓氏命名，由李善祥亲自设计。

山光水色的映照下，像是乱世里的世外桃源。

是邱园，而不是静园。不过徐静园早已不想理会这些了。

只有大烟，能带给她片刻的慰藉与欢愉。

（未完待续）

（本文根据李善祥外孙女林放放、李迎口述整理，感谢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提供相关资料与图片）